

## 第一章

## 蒙古族的古代城址

10~13 世纪，蒙古族是以畜牧为经济基础的民族。“其家畜为骆驼、牛、山羊，马尤多。供给其所需，全部财产皆在于是”，<sup>①</sup> 蒙古族游牧经济决定一切。《黑鞑事略》载：蒙古族“其居穹庐，即毡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城市是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三业不发达的游牧地区，没有城市，一般的说并不影响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元史》谓：“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sup>②</sup> “虽然也有过一些契丹和女真人留下的城市，但早已荒废湮没了。”<sup>③</sup> 从 13 世纪开始，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在新的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他们破除了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势力，开始兴建城市。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定都于哈刺和林，不过当时只是一些蒙古包，并没有土木建筑。窝阔台于 1229 年即位，于 1235 年他命汉族工匠于鄂尔浑河畔建筑都城。

在蒙古汗国至元朝这个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蒙古族聚居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和定居村落，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刺和林和上都。除城镇以外，蒙古族游牧地区出现了农民和工匠屯聚的村落。贵由汗时，西方旅行者途经克鲁伦河时，曾看到有土著房屋和蒙汉杂处情况。

① 多桑《蒙古史》第一章，第 29 页。

② 《元史·百官一》。

③ [苏] 吉谢列夫《蒙古古代城市》，《史学丛书》1957 年第 6 期。



物；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南门卖牛和车；北门卖马。① 由于蒙古国的强盛，哈刺和林是当时的世界上著名城市之一，各国国王、使臣、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②

从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有关“合罕的宫室和驻地”的记录和鲁布鲁克《东游记》所载，可知和林城施工匠人主要是汉人，还有从伊斯兰各地来的匠人。城内建筑极为豪华，供皇帝专用的御殿坐落在巨大的花园中央，御殿左右还有为他的兄弟、诸子和秃儿合黑准备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墙上绘有图画。在夏季，为使皇帝避暑，在山中还专门修造了一座契丹帐殿，帐殿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的。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整个覆以白毡。这个地方叫昔拉斡尔朵。③ 帐殿坐落在山间，织金顶篷熠熠生辉，洁白的帐身与山坳间碧绿的植物、灰褐的石崖、湛蓝湛蓝的天宇形成对比，格外醒目和谐，艺术效果颇佳。

据《鲁布鲁克东行记》记载，蒙哥在哈刺和林有座大宫殿，坐落在城墙左边，四周高墙环绕。在这座宫殿里边，法国巴黎的匠人威廉制作了一株巨大的银树，“在它的根部是四只银狮，各通有管道，喷出白色马奶。树内有四根管子，通到它的顶端，向下弯曲，每根上还有金蛇，蛇尾缠绕树身。一根管子流出酒，另一根流出哈刺忽迷思，即澄清的马奶，另一根流出布勒，一种用蜜制成的饮料，还有一根流出米酒，叫做特拉辛纳的。树足各有一特制的银盆，接受每根管子流出的饮料。顶端这四根管子之间，里面藏有一个人。有一根管子从树心通

① 《鲁布鲁克东行记》第 32 章，中华书局，1985 年。

② 参见鲁布鲁克《东游记》第 30 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元史》

③ 《世界征服者史》 277 ~ 279 页。

到天使……宫殿外有一个储存饮料的窖，那里的仆人听见天使吹喇叭的声音，便准备把饮料倾倒入来。树有银枝、叶子和果实。每逢饮宴的时候，大管事就命令天使吹喇叭。这时，那个藏身于穹窿里的人，一听见命令，马上拼命往那根通向天使的管子送气，天使就把喇叭放到嘴上，大声吹响喇叭。于是窖里的仆人听到喇叭声，把不同的饮料倾入各自的管道，从管道流进准备好的盆中，管事再取出送给宫里的男男女女”。<sup>①</sup>无疑这棵银树是当时高超的工艺品，它会给宫廷生活增添许多方便和乐趣。

在哈刺和林城里，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教堂相当大，很美观，整个顶篷用织金绸料铺盖”。<sup>②</sup>每逢“圣礼拜四和复活节”，有许多基督徒：匈牙利人、阿兰人、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都来到教堂，在那里吃圣餐，作弥撒。为了装饰教堂，金匠威廉“按照法兰西样式制作了一尊圣母的雕塑像，四周的窗格上刻有极美丽的福音史。他还做了一个保存基督圣体和遗物的银盒，圣物就放在盒侧精巧的小格内。他在一辆车上盖有一座礼拜堂，极其漂亮，绘有宗教故事”。<sup>③</sup>大主教从报达送给他们一张四方形的皮子作为可搬运的祭坛，以它用来代替祭石。

由前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古代蒙古的城市》<sup>④</sup>一书，介绍了前苏联考古学家对蒙古境内的古代蒙古城市，特别是蒙古古都哈刺和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情况。据该书前言说，对哈刺和林地面发掘面积6 000平方米，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切开了7米厚的古城遗址文化层，发掘出来的规模宏大的遗迹和丰富的出土物，可以说明这座城市短暂然而光辉历史的各

① ② ③ 《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

④ 《古代蒙古的城市》，前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

个时期和越来越多的侧面。C·B·吉谢列夫选择发掘地点是为了尽量多地解决哈刺和林的各种历史问题。主要遗迹有：带有护墙、筑有由 64 根圆柱支撑的大厅，修有喷泉和人工湖的宽阔台汗宫殿，护城壕，“十字街头的房子”——手工业作坊和店铺的完整综合体，“城门口的房子”——首都入口处的行政大厦。出土的文化遗物有工具、武器、装饰品、钱币、残砖断瓦、滴水、圆瓦当以及带有古蒙文的印章等。


由于古城中出土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使这座原来扑朔迷离的城市成了明显的现实存在。当年它作为保证蒙古军队给养、与各个文化中心和边远地区保持联系的大型手工业、商业中心而呈现在考察家的面前。研究者通过对该城地层学上的探析，使城市历史的各个具体阶段显示出来，为该城的政治史提供了珍贵资料<sup>①</sup>。

古城遗存的共同性质、许多独具特点的发现物以及发掘后呈现的景象与 B·鲁布鲁克描述的显著一致性，都可证明这座古城就是哈刺和林。

随着元政权的兴衰变迁，哈刺和林的地位也随时变化。中统元年（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其弟阿里不哥则占据哈刺和林地区自立为大汗。二年（1261 年）冬忽必烈军打败阿里不哥，进占哈刺和林。四年（1263 年），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次年又升燕京为中都（后改大都），古代蒙古的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哈刺和林城仅置宣慰司都元帅府。哈刺和林虽失去都城地位，仍为漠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朝以大臣出镇，遣重兵防守，于其地屯田、建粮仓、立学校，它在漠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sup>①</sup> 前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古代蒙古的城市》，前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5 年。

明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受欢帖睦尔死于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退居和林，仍用元称号，史称北元。在14世纪，北元帖木儿在位期间，国势还很强盛，和林亦相当繁荣，而且又有新的建筑物，这从欧洲派往和林的使者的记述中可得到证明。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出使蒙古时，他详细记述了正在兴建的行宫：“次日为星期五，又承引导参观一座正在建筑中的行宫。此宫之修建已近20年。宫门高大，入内则见两庑廊皆镶砌金碧色之琉璃，两边各有客厅一所，满地皆铺以蓝色瓷砖。厅内专为接待觐见帖木儿者暂息之用。庑廊尽处，迎面一座屏门，屏门后面是一座大方台；四面围以华丽的栏杆。台上用云石墁地，中央辟有水池。走过这座长约300步之高台后，抵第二道宫门，入内，宫门两厢壁上亦镶有金碧色之琉璃，迎面壁上绘有太阳及狮子图徽；同时在其他各墙壁或栏杆之上绘有同样之图画或徽式。据谓太阳及狮子图为旧日撒马尔罕大汗之徽志。此宫之前半部，可推断为旧日所建；后半部是帖木儿年所建，我们由遗存的前代大汗的图徽上，可以证明此点。

按帖木儿的图徽为一方框内，排列三圆环，其中形式如下：，此徽的含意，是表示帖木儿已占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土地。图徽不仅铸在钱币上，并且绘在各种建筑物上，所以到处可见此徽。由此可以推断开石城内之行宫绝非由帖木儿所始建……

进入第二道宫门后，迎面为一座四方形大殿，此殿系专为召见臣属及使者之处。殿内四壁镶砌金碧色琉璃，天花板上装点有金星，殿后宫门衙署之多，不可胜数。房顶皆覆有耀目之琉璃瓦……其富丽堂皇以及匠心经营之技巧，虽使巴黎之有经验负盛名之技师来此一赏此宫之壮丽，亦将惊服不止焉。

再前至帖木儿之内宫参观，此处建筑之华丽，可以叹观止

矣。无论墙壁地面或是天花板，皆费尽心思，争奇斗胜。现下仍有若干工匠在施工。帖木儿与诸宗王、太子等会食的大厅，其地方极为宽敞，而设备讲究。厅后即为大花园，园内栽有浓荫蔽日及果实累累之树木。树木种于小溪两旁，溪内有喷泉。花园面积广大，足可供许多人游玩休息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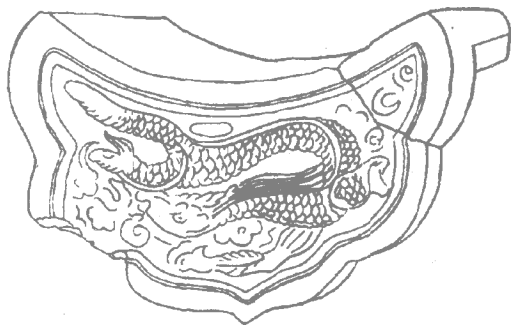
“御花园之中央，有十字形之寝宫一所，宫内之陈设布置，至极富丽。壁上悬有名贵之地毯，宫内正面三间，皆为寝宫。有绣花之门帘悬于门口。门帘高约一人身高，其宽有三人之臂长。宫内之床上，铺有绣花褥褥，帖木儿常宿于此间。宫内四壁悬以丝幔，颜色取玫瑰色，其上有锦绣及宝石珍珠之属。天花板上悬有绿绦带，微风入室，绿绦飘荡，使宫门增加无限美趣。寝宫之入门处，有上罩挂帘之屏障一座，其帘悬在一根缠有绿线之棍上。其宫之两厢陈设亦大致如此。地面上皆铺有薄席及地毯。宫门之前，十字口上，放置金质长桌两张，桌为纯金所制，其长约 5 尺。桌上陈设纯金酒壶 7 把。其中之两把镶有珠宝，并以颜色鲜艳而有两指宽之红宝石为里。”<sup>①</sup>

从克拉维约上述的记载中，可见北元时和林宫殿豪华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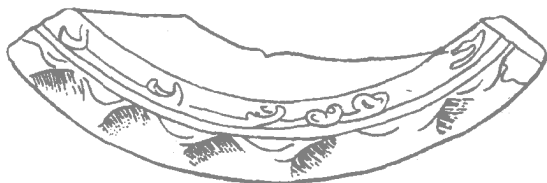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明军屡次进攻和蒙古贵族的内讧，北元政权很快由盛变衰，15 世纪初期，鞑靼与瓦剌两部蒙古贵族之间相互攻伐，哈刺和林城遂逐渐被荒弃。

万历十三年（1585 年），喀尔喀部阿巴岱赛音汗（1554～1588 年）到呼和浩特叩见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进献马千匹及大量软硬财货，从三世达赖处得“诺门汗牙齐瓦齐尔可汗”的尊号。他于万历十四年（1586 年）在哈刺和林废墟近旁用该城的残余建筑材料建造了漠北第一座喇嘛寺额尔德尼召。

<sup>①</sup> 《克拉维约东使记》。



哈刺和林中心市区出土的滴水（采自《瓦当史略述》）



窝阔台宫殿出土的滴水（采自《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

综上所述，哈刺和林似可得出如下的总结：1220年以前，在未来的哈刺和林这个地方，可能有过一个不太大的村镇，它一直延伸至早在11世纪建成的喇嘛庙附近。未来的窝阔台宫就修建在这个喇嘛庙的位置上。1948~1949年蒙古、前苏联联合调查团发掘和林时，曾经研究了该城的街道，特别是研究了从北向南和向东的两个中心街的十字路口，同时也研究了窝阔台宫的遗址，以及这个宫殿的主要建筑，阅兵大门和城郊西南的一些亭子。这些发掘成功地证明了该城曾频繁地进行建筑的史实。因此整个文化层都是属于古代蒙古时期的，而且主要是属于1220~1380年的。大约在1380年明朝的军队毁坏了和林城。由此可见，哈刺和林在160年内城市生活是比较繁荣的。并且在这一时期内，在城市的中心地区，由于土房和土坯建筑

物的经常改建，以及发生火灾的结果，积累了有 5 米厚的文化层，有些地方还更厚些。<sup>①</sup>

虽然城内的建筑物都是用瓦盖的屋顶，但找到的瓦并不多。在占地面积 7 000 平方米以上的 1 号中央发掘区，在 6 米厚的地层里，总共找到 12 块瓦当和 1 块完整的滴水。当时这些在粘土和图形上都差不多的瓦当在所有的发掘层里，即从 1 层至 11 层都遇到过，这些出土物的特点反映了居民在重建工程中对这些建筑器材的珍惜态度。

在和林市街发现的瓦当直径 12~12.5 厘米，是用灰色粘土烧成的，大多数没有施釉，只有在 11 层 5.5 米深的地方，找到了一块施有绿釉的瓦当。瓦当是兽面形的，周边用凸棱围住。在哈刺和林中心市区发现一盘龙滴水，瓦宽 17 厘米。在窝阔台宫殿处发现的滴水，与此全然不同，这里的板瓦施以绿色或黄色的釉子。这种装饰形式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时代，对蒙古贵族来说已经成了建筑上的传统形式。

1380 年之后，和林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还继续存在着，后来变成了额尔德尼召（寺）附近的一个村镇。可是都城的痕迹到 1586 年建成额尔德尼召（寺）时，已变成一片废墟了。

纵观上述哈刺和林兴衰变迁的历史，大约可将哈刺和林城分为四个时期：

兴盛期：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至蒙哥汗，当时是蒙古汗国的皇都，为当时世界著名城市。

中衰期：从忽必烈汗至元代末年。这时已失去皇都的地位，但仍不失为漠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元朝控制漠北地区的统治中心。

中兴期：从元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退居和林建立北元

<sup>①</sup> [苏] C. B. 吉谢列夫《古代蒙古的城市》。

始，至北元消亡。

废墟期：从北元灭亡至今。这时的和林城，是作为历史的陈迹而存在的。

哈刺和林作为历史的陈迹，很早就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1948~1949年，前苏联、蒙古的历史和民族学调查团在 C. B. 吉谢列夫率领下，对哈刺和林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窝阔台宫柱基分布的测量，并确定了该城的基础轮廓图，但发掘工作只完成了原来建筑物所占面积的一部分。1983年，蒙古国考古部门再次对该遗址有选择地进行了挖掘，时间虽短，但收获甚多。至今为止，对该城遗址全面系统的发掘尚未进行。

哈刺和林虽然作为蒙古汗国京城的辉煌时期为时不长，但它在蒙古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它集蒙、汉、中亚为一体的建筑风格更是前所未见。它对研究蒙元历史，尤其是蒙古汗国历史有着极为宝贵的文物价值。

#### 上 都 故 城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南部的正蓝旗境内，有一座宏丽的古城遗址，那就是中外驰名的元上都故城。古城所在地“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是景色壮丽，山水秀美的地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上都路在元初为札刺儿部兀鲁郡王架设帐幕的地方，公元1255年窝阔台汗命忽必烈居于此地。元上都始建于宪宗元年（1256年），初名开平府。

忽必烈即位之初，大部分时间驻在开平，直到中统四年（1263年）才将开平府升格为都城，定名为上都。第二年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以中都为首都，上都为陪都，确立了两都制度。1272年（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上都城的扩建和改

造历经数年之久：1261年（中统二年）时，先在开平设立宫殿府，负责营建工程。第二年将兴州、松山县和望云县划归开平府。确定两都制度后，便着手在上都进行大规模建设。1263年（中统四年）设立上都路总管府，升上都路管领的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将宣德府升为府，改属上都路。到1267年（至元四年），上都路已管辖有一府、六州、十五县，直至元王朝灭亡。

有元一代，元朝皇帝每年均率文武百官巡幸至此，纳凉围猎，处理国政。因此，元上都是元帝国的又一个重要的统治中心。

上都城分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各城布局整齐。宫城位于皇城中央偏北，每面长约半公里，城墙用石片镶包，东、南、西三面正中设门。正南门叫明德门。元代诗人杨允孚写道：“偶因试马小盘桓，明德门前御道宽”，即指此门而言。内城是宫殿、衙署所在的地方，主要的建筑集中在那里，遗物非常丰富，宫殿建筑台基比比皆是，仅主要宫殿遗址就有30余处，有数亭连成一体，也有一座座大型院落。马可·波罗曾说：“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元代诗人杨允孚的“大安阁下晚风吹，海月团团照上头”，萨都刺的“一派箫韶起半宫，水晶行殿玉屏风”等诗句，描绘了当时上都的宫廷景色和殿阁特点。在内城西北隅土台附近白色大理石的精美石雕、黄蓝绿各色琉璃砖瓦残片及带有精美花纹的屋顶装饰砖瓦等至今犹存，足以证明文献记载是属实的。《口北三厅志》引《宣镇旧志》说：“元上都城内有大明殿，门左曰星拱，右曰云从。有天仪殿，门左曰日精，右曰月华。宝云殿侧，有东西暖阁。宸丽殿侧，有东西香殿。王德殿后，有寿昌堂。惑（慈）福殿有紫檀阁、连香阁、延春阁。其前拱辰堂，

为百官议政之所。其御膳房凝晖楼侧，有绿珠、瀛洲二亭，有金虎台。”给人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感，当年崇堂殿阁的密集与宏丽由此可见一斑。除宫殿之外，上都中书省、上都枢密院、上都路总管府等官署亦设置于此。

1996年1~9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元上都遗址宫城中的一座宫殿基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所发掘的1号殿址，地处宫城正中央，为东、西、北三门相对的丁字街交汇处。过去曾有学者推测此处建筑为著名的大安阁遗址所在。殿址依其高低、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基址较小，位于现存的四周以自然石块围砌的中层台基平面的中央偏北处，而下层基址较中层台基更大，为中层台基所叠压。上层宫殿基址除顶部尚未做清理外，从四周清理出的成排的粗大石柱础分析，应是一处回廊式建筑。以外侧廊柱计，面阔七间，进深六间，正面门道两侧为两排石柱础，柱础内侧为一长方形建筑。从已清理出的前面廊柱和檐柱础观测，殿内以方砖铺地，烧毁的廊柱直径约35厘米，残高约3.5米，其上涂有红色颜料。殿址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可辨者主要有：板瓦、筒瓦、龙纹瓦当、兽面纹滴水、长砖、方砖、各式花砖、房脊拼花空心构件，以及各类雕花石制品等。材质有各色琉璃及砂岩、汉白玉多种。

中层台基平面大致呈正方形，东西宽33.25米、南北长34.05米、高1.5米。台基南侧中，建有前窄后宽的平面呈凸字形的斜坡式踏道。台基外包砌以自然石块，墙体宽约30~40厘米。

下层基址因被中层台基踏道所压，仅以探沟的形式在南侧作了局部揭露。基址周缘是以长约100厘米、宽约50厘米、厚约30厘米的砂岩质石条铺砌一层，石条相连处均凿有燕尾槽，其间灌入铁水，即可相连为一体。在条石之上安放一层厚

约 50 余厘米的汉白玉构件，其上雕以精美的花卉图案，其中一块长达 210 厘米。清理堆积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精雕细刻的龙纹和花卉的汉白玉构件残块。<sup>①</sup>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烧土、木炭及烟火熏炙的痕迹。这与文献记载上都毁于战火相吻合。一次是 1358 年，上都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攻陷后焚毁；另一次是 1368 年元顺帝由大都撤至上都，后退保应昌路，上都由此再次被毁。

据清理发掘者的初步研究推断，元上都宫城 1 号基址的下层基址的年代，可早至忽必烈时期，即与元上都城始建年代相当。而上层台基，则可能是元代晚期在早期殿址之上重新修建的，即元末红巾军第一次攻陷元上都以后的建筑。至于中层的石砌围墙，可能是上层台基的护基，也可能是明初开平卫的建筑，待发掘结束之后方可明了。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6 年的发掘工作，不仅发掘出许多遗迹，而且出土有许多石刻，其中一块刻有 5 行阿拉伯文；另一件浮雕有图案花卉和日月，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皇城，南北 1 320 米长，东西 1 280 米长，城墙用土石混筑而成，四角有角楼遗迹。城垣南北两面各设一门，东、西两面各设二门，门外均设瓮城。城内建筑遗址仅次于宫城，北部有许多大型建筑，东北，西北两隅有大型院落多处。皇城东北隅有一瓷窑遗迹，窑址东面灰层甚厚，有大量陶、瓷器片，说明那里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官府手工业的工匠居住。当时上都与镇海、谦谦州、和林、荨麻林、兴和路、集宁路等处，都是官府手工业主要的集中地，其中许多地方自成吉思汗以来，即有俘

<sup>①</sup> 魏坚、王新宇《元上都重要考古发现的意义》，载《中国文物报》1997 年 3 月 16 日。

自中亚、波斯以及我国长城以南的工匠。在上都等地，由于集中着各族的工匠，大批汉族和西域的商人自中原地区贩运米粮及百物商货来此贸易，成了蒙汉两族经济交流的接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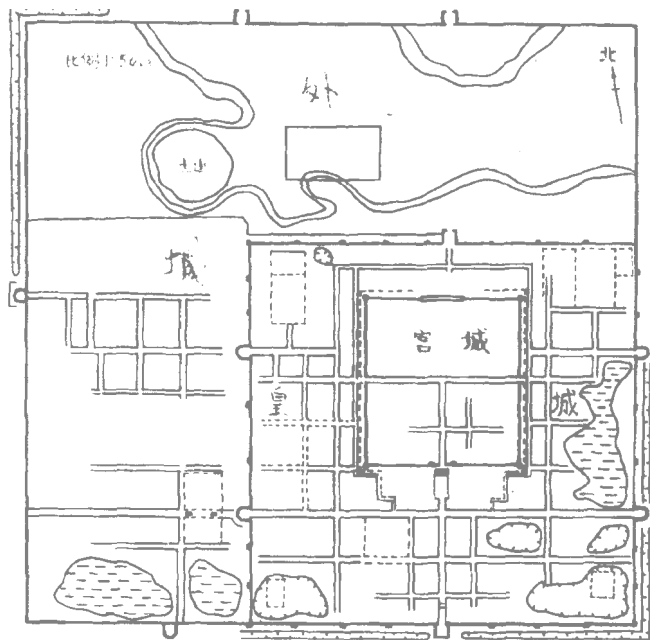
外城，东墙长 815 米，北墙长 2 050 米，南墙长 770 米，城垣用土筑就，西南两侧各设一门，北墙设二门，门外设瓮城。建筑的遗迹较少，北部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圆形土丘，应是苑城中的花坛遗迹，是供帝王行乐之用的禁苑。那些余空地方应是供架设蒙古包的地方。

据文献记载，上都城内，还有许多宫殿，如崇寿殿、幹耳朵殿、宣文殿、棕毛殿（楼）、水晶行殿、鹿顶殿、歇山殿、清宁殿、帝师殿，又有西宫、寿宁宫、长春宫、水晶宫等。著名的楼有太平楼、铁楼、五云楼。阁有万安阁、天禄阁、延华阁等。名寺有华严寺、乾元寺、开元寺、回回寺、礼拜寺。庙宇有宣圣庙、城隍庙、三皇庙、岳庙、贺胜祠。仓有醴源仓、广济仓、万盈仓、太仓、永丰仓、广积仓、永盈仓、利用仓、回易仓。还有徽青亭、崇真馆、御花园等。这些宫殿、官署、寺庙、仓储、私第等建筑物，虽不能确定其具体位置，但大多数应在三城之内，但有些仓储、寺庙也可能在城外。

从有那么多的仓来看，那里堆积的各种货物是很多的，其中有不少应是粮仓，这些粮食的来源，有的是通过商路，由中原地区运来的，但也有不少粮食是当地生产的。

在忽必烈时代，蒙古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并把大量具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汉族人民迁徙到漠北，进行耕田种地。在至元九年至三十年（1272 ~ 1293 年）的 22 年之间，又 10 多次调动大批的汉军、南宋降附军、南人及蒙古军民，给予耕牛农具、种子、衣裘、钞币等物，于和林、上都等地开渠辟田，从事耕种。在那里开发了大量的荒地，引进了大批具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汉族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工具，对于繁荣

当地的农业经济和促进蒙汉各族人民的友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元上都都有众多的仓储，正是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交流的产物，也是上都一带农业发达的反映。



元上都平面示意图 采自《元上都》)

元上都与元代其他北方古城一样，其取形与布局贯穿着宋代城市的特点，是蒙古族向中原学习的结果，也是在元朝统治之下的汉族参与工作的结果。上都是由刘秉忠参与规划的，谢仲温为工部提领，负责该城的营建工程，并由贾居贞负责监工。这座规模宏丽的古城，是各族人民用血汗凝结而成的。

《元史·兵志》记载：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奏：“那海那的以汉军一万人如上都所立虎贲司，营屯田，修城隍”，《元史·世祖

纪》记载：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发虎賁更休士二千人赴上都修城”。上都是蒙汉各族军民通力合作修成的。

上都城的构筑运用了汉式古代筑城的手法，这种方形的城是我国自古以来平地筑城所沿用的形制，城门外加筑瓮城，也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筑法，早在西汉时即已采用，如汉代的鸡鹿塞和朝鲁库伦古城就已如此，是为了加强重要城门的防御性而设置的。在元代，瓮城广泛使用，如应昌路、集宁路故城都有。城的形制与元大都以及集宁路故城十分相似，如都是分设三城，三城中间的一城，居于城的一隅，内城居于中央，内外城门相对，并有纵横的中心线贯穿，重要城门加筑瓮城等。城内的宫殿式样也模仿了宋代城市的建筑。如大安阁，是沿用了汴京城的熙春阁，并在阁后修建鸿禧、睿思二殿。城内的街道规划，各城门相对，但主要的干道，并不直通，而是有宫城或里城阻挡，或者道路的另一端与横街交汇成十字街口。宋代的汴梁城已开创了此种制度，这里是沿袭宋制的结果。

元上都遗留至今的建筑物废墟和当时人记录下的丰富文献资料，可把昔日存在而今已消逝的当年上都城市经济和居民生活展现出来。

上都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有重要地位，同时是一座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繁盛的城市。上都的手工业，主要是由官府集中的各类匠户，从事集体生产的手工业作坊。为了管理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元朝政府在上都设立了各种管理工匠和组织生产的机构，诸如人匠局、诸色人匠提举司、诸色民匠都总管府、诸色人匠纳绵提举司、银冶提举司、采山提领所、杂造局、金银器盒局、铁局，还有一些具有明显地方或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业管理机构，如皮毛业中的软皮局、貂鼠软皮局、异样毛子

局、斜皮局和毡局等，以及专供原料、产品储藏运销等机构<sup>①</sup>。众多手工业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立，是上都手工业生产分工细致和商品生产趋向专业化的反映。

考古发现和古文献记载，为了解元上都手工业生产情况提供了大量信息。《元史》记有大都设有烧造砖瓦、瓷器和诸色琉璃的机构和窑场，而上都这方便的情况史付阙如，不过考古资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上都城址东北不远的山坡下，发现一个元代的砖瓦窑遗址，它是由土坑、制坯和窑室三部分组成的。在制坯场以北，还有几排供工匠居住的小型房屋遗址<sup>②</sup>。

至元三十年（1293年）上都工匠户达2 999户，毡匠户曾达97户<sup>③</sup>。由于蒙古统治者和牧民生活中喜好毡品，在手工业生产中毛毯和毡子等生产是上都的重要产品，诸如蒙古包、军旅行帐、宫室铺地、柱壁遮护、门窗挂帘、铺设床炕、车马鞍套、衣、帽、袜、靴、皇帝行幸上都的殿房等无不用毡或毯，遂使毡毯生产成为发达的手工业部门。

在毛毡生产上，因产品和用途不同，从原料配成比例，到产品色调图案、规格尺寸都有严格的具体要求。毡在生产上，用毛有夏秋之分，色分黑、白、青、红，花样则因用途不同而异。比如从大德二年到泰定五年（1298~1328年），上都入库毡就有脱毛毡、入药白毡、无矾白毡、雀白毡、白袜毡、半青红毡、染青毡、回回剪绒毡和绒花毯等十数种花色品种<sup>④</sup>。

① 《元史·百官志》引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年第5期。

③ 《元史·世祖本纪》。

④ 转引自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蒙古史研究》第2辑，1986年12月。